

《莫失莫忘》的成长叙事与伦理反思

胡作友, 卢逸凡

(合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石黑一雄在《莫失莫忘》中抛弃了常规的线性时间序列,转而采用现在与过去交替并行的波形叙事时间结构,使人物在回忆与现实中来回穿梭,在情感的跌宕起伏中推动情节的展开。克隆人生活在“惩戒规训”和“调节控制”泛滥的社会,虽然有从自我意识到思想启蒙的成长,但逃避不了从空间隔绝到暴力政治带来的生命权利的反成长。小说中的时间结构与成长叙事融为一体,把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将梦想与现实交错呈现,实现了人与物从“现实”之此岸到“过去”之彼岸与从“过去”之彼岸到“现实”之此岸的跨越。波形时间建构的非线性叙事彰显了善意与恶意、希望与绝望、成长与反成长的对抗,引起读者对后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与意义的反思。

关键词:波形时间结构;成长叙事;石黑一雄;《莫失莫忘》;伦理反思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99(2024)04-0113-08

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是一位杰出的小说家,他的作品以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赢得了广泛的认可。《莫失莫忘》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不仅展示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才华,也提供了一个思考人类命运和情感的独特视角。这部小说以黑尔舍姆学校为背景,讲述了凯西、露丝和汤米作为克隆人的成长故事,以温柔而深沉的笔触描绘了这些角色面对未知命运的困惑和恐惧,以及他们之间的深厚情感。石黑一雄《莫失莫忘》研究主要聚焦记忆主题、成长主题、伦理与人性关怀写作。记忆主题研究探讨石黑一雄写作的《莫失莫忘》中的记忆与遗忘、生存与死亡,如胡作友与朱晗^[1]、佩特里^[2]、Asami^[3];成长主题研究探讨在特定时空环境下个体与群体的成长经历变化,如任冰^[4]、Hartford^[5];然而从特定时间结构下分析个体心理、社会伦理与社会环境的成长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文探讨《莫失莫忘》独特的波形时间结构及其内部的成长叙事,并阐述有关成长的伦理思考。

一、波形时间结构:顶点与谷点

时间虽然无声无色无味无形,却能标记生命的诞生、发育、成熟、衰落与消亡。《莫失莫忘》中的时间在现实与过去之间回荡,呈现波形结构,展现了克隆人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欢乐、悲伤、困惑和反抗,反映了克隆人内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揭示了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冲突和融合,使得克隆人的成长过程呈现出一种起伏不定的波动状态,且与他们的内心世界和命运走向相呼应,最终使得克隆人的成长过程更加立体和引人深思。

《莫失莫忘》中的凯西作为故事的主要叙述者,回忆起自己与同伴在黑尔舍姆、农舍与疗养院中的经历,向读者展现书中克隆人的生命历程并揭示黑尔舍姆背后的真相;同时,凯西在回忆与现实生活之间来回穿梭,站在现实的高度对过去发生之事进行回望与反思。整篇故事看似遵循着“现在——过去——现在”圆圈般的时间叙事方式,实则不然。在凯西回忆往事时,她会从回忆中抽离出来,跳回其所处的现实生活,又会从现实中陷入回忆,形成“现在——过去——现在……”的时间线,从而抛弃了常规写作中“时

收稿日期: 2024-04-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BYY061);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2020A0798)

作者简介: 胡作友(1969—),男,安徽巢湖人,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

间的序列性”^{[6]149},形成了《莫失莫忘中》独特的波形叙事时间结构,如图1所示。

可见,随着现实与回忆的交织,形成了时间线条的波澜起伏,有波峰有波谷,波峰即过去,波谷即现实;将波峰的时间点称为顶点,将波谷的时间点称为谷点。由于故事中凯西多次在回忆与现实中跳转,本文仅选取黑尔舍姆、农舍与疗养院代表上图中的波峰,顶点E、F、G代表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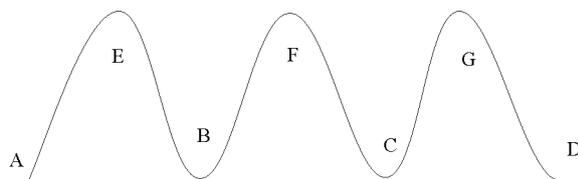


图1 波形时间结构图

西对包括其本人在内的克隆人在上述三处场所经历的回忆。图中谷点A、B、C、D代表现实生活中的凯西及其经历。其中,谷点A视作故事的开始——小说开篇时三十一岁的凯西^{[7]3};谷点D视作故事的结尾——凯西驾车驶向人生终点。从谷点到顶点,再从顶点到谷点,凯西沉溺于现实与回忆的轮回,循环往复、情不能已。

顶点与谷点不仅是时间的标志,更是克隆人人生起伏的象征,代表了克隆人的成长与反成长——顶点E、F、G以不同的场景为依托,分别标记了克隆人在不同阶段的成长经历,彰显了克隆人从个性形成到自我意识觉醒再到理性成熟的成长;而谷点A、B、C、D代表着凯西对当下的排斥与对未来的恐惧:她希望沉溺于成长的美梦之中,现实却是她不得不接受已被安排的宿命,从而体现了人物的反成长。对凯西而言,回忆是对现实的逃离,逃离痛苦与黑暗的精神乌托邦。与其说生活在现实中的凯西对过往进行回忆,不如说活在过去的凯西对现实加以回避。在顶点E,包括凯西在内的克隆人接受各种教育,思想得到启发,人性得到挖掘,形成具有独立个性且敢于提出疑问的人,如体贴敦厚的汤米、聪明机灵的露丝、快人快语的波丽;在顶点F,凯西等人真正思考“我为何,何为我”这个问题,并在寻找自身原型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身份;在顶点G,身残志坚的克隆人对自己的命运有了清醒的认知,虽然内心抗拒但最终不辱使命。他们最终要承受身体器官一件件被拿走的痛苦,慨然赴死是其免不了的宿命,正如在谷点D,凯西驾车驶向生命的终结。图中的顶点与谷点不仅是时间维度上的标记,也是克隆人在精神与伦理方面成长与反成长的反映。

波形时间中,不仅单独的顶点或者谷点能够表现书中人物的成长与反成长,而且在现实与回忆的穿梭下,顶点与谷点相互交织形成的时间分层也能够反映克隆人的成长与反成长。书中存在两个平行的世界,即过去的世界与现实的世界,它们虽然互不隶属却存在相关性:两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具有一定的因果性与连续性。由此,在波形时间结构下,书中的情节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回忆层与现实层——每个层次都有其独立的意义和价值,但同时又与整体情节紧密相连。不同时间阶层的演进会带来人物的变化,变化则指向人物的成长与反成长。代表现实的谷点与代表过去的顶点交错分布,故事通过凯西对其生命历程的回溯给出今日之我对昨日之我的反思与审视。回忆时间层与现实时间层相互交织,实现了人与物从“现实”之此岸到“过去”之彼岸与从“过去”之彼岸到“现实”之此岸的跨越。

从人的角度来说,谷点代表成年后的凯西与其他克隆人,顶点代表成年前的他们,从谷点到顶点的变化凸显凯西从现实到过去的跳转,即在过去置身其中,于现实置身其外。她在时间的交织中以现在之眼审判过去的事件,从而彰显了成年前后以凯西为代表的克隆人的身心巨变,表现了克隆人在时间洗礼中经历的成长与反成长。从物的角度来说,在回忆时间层面,产出克隆人的机构、艺廊、黑尔舍姆与农舍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而在现实时间层面,在凯西不断追寻自身生命起源的过程中,笼罩着克隆人与黑尔舍姆真相的迷雾逐渐消散,回忆与现实分别揭示了黑尔舍姆与克隆人的存在原因及其价值,回忆与现实的结合揭开了克隆人的神秘面纱,引发人们对克隆人背后的社会环境与社会伦理的反思,从而展现了克隆人在精神与伦理层面的成长与反成长。此外,波形时间结构揭露了外界力量对生命个体及其自由意志的束缚与压迫,彰显了作者石黑一雄内心深处的人文主义关怀;不管历史多么遥远,作家有责任反思历史,审视个体在抉择中的作用,关注历史抉择之难^[8]。

二、克隆人的成长:从自我意识到思想启蒙

在波形时间中,从顶点 E 到顶点 G,凯西等人寻觅过往生活的点点滴滴——他们于黑尔舍姆中接受教育启发思想,于农舍中逐渐了解自己并且寻找自己的生命“原型”,于疗养院中理解克隆人的身份特征,变得成熟理智。可以说,顶点 E、F、G 见证了克隆人成长的每一阶段,将三点连贯起来便展现了从“单纯、懵懂、幼稚”到“理智、成熟、得体”^[9]的成长历程。克隆人的成长维系着黑尔舍姆和农舍有关,它们透出一丝光亮,点亮了克隆人黑暗的人生,让他们能够以非人的身份体验人的尊严。

(一)心理成长:自我意识的确立

克隆人作为人类的“复制品”,生活在一种被严格控制的环境中,被创造的目的是给人类提供器官移植,从而延续人类的生命。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身存在的意义,继续追寻“我是谁”这一千古问题的答案,寻求自己的自由和尊严。顶点 E、F、G 向读者展现了克隆人认识自己的出身,理解存在的意义,明晰自身的个性,最终在既定的人生轨道上绽放出生命不一样的烟花,这便体现了克隆人在成长过程中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确立。

凯西在农舍中如同一位观察家,分析出农舍中的老生常以书中人物的行为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导致克隆人在言语、行为和思想方式等方面产生严重同质化问题,但凯西依然坚持自己的生活行为习惯,并告诫露丝不要盲从别人,从而体现了凯西独立的个性。

从顶点 E 到顶点 F,即离开黑尔舍姆进入农舍之后,“可能的原型”成为克隆人之间共同讨论的问题。思考自己的原型是谁并在外出时不断留意和寻找自己的原型是包括凯西在内的克隆人自我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在顶点 G 上,凯西等人成长为理性成熟的克隆人。他们在疗养院中等待捐献器官,看着同伴生命的消亡,理解自己被创造的意义,发挥自己应该发挥的功用,平静地接受死亡的到来。时间磨平了他们愤怒不解的棱角、熄灭了他们挣扎反抗的怒火,让他们在时间之河的洗礼下变得理性、沉静与成熟。

从顶点 E 到顶点 F 再到顶点 G,克隆人经历了从黑尔舍姆、农舍与疗养院的环境转变,对其自身与同伴存在的意义有了一定的认知,能够重建自己精神上的平衡,对幼时疑惑的问题有了自己的理解。凯西等人的自我意识在离开农舍这一有限的空间且逐渐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他们走出狭小的生活空间,接触更广阔的社会和人类世界时,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角色和定位,对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产生更深入的反思,追求自由、权利和尊严。对外部世界的探索和对未来的期待,推动他们的自我意识走向更加成熟和完整的阶段——即接受自己的命运,与命运和解。波形结构图中不同顶点上的时间跨越见证了克隆人的心理成长:自我意识如同一颗种子,悄然萌发,经历疑惑与反思的滋润,逐渐破土而出,向着光明生长。他们的自我意识从模糊到清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探寻,最终绽放出个性的芳华,实现了自我价值。这是一个美丽而又艰辛的成长旅程,充满了对自我存在的追问,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对人性尊严的追求。

(二)环境影响:思想启蒙的力量

在《莫失莫忘》中,黑尔舍姆虽然是政治参与的产物,但仍然开展了一系列的人性化教育:为克隆人开设体育与文学课以锻炼身体滋养灵魂;开办交换活动,鼓励他们进行物品交换以培养其社会交往能力……这些课程与活动丰富了学生们的内心,提升其思维能力,使其在无处可逃的世界里呼吸着与人类相同的空气。对此最有力的证明是艾米丽小姐与玛丽-克劳德小姐大力要求黑尔舍姆的每一位学生画出优美的画,以便在称为“艺廊”的地方展览。幼年的凯西等克隆人无法理解“艺廊”的存在到底意味着什么,自己创作的画又有什么意义;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黑尔舍姆的疑惑终于在疗养院那里得到了回答——艺廊的存在是为了证明“你们(克隆人)有灵魂”^{[7]292}。

艾米丽小姐等黑尔舍姆监管员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引导克隆人进行自我认知、探索存在意义的引路人。首先,监管员通过教育启蒙了克隆人的思想。老师教授克隆人诗歌与艺术,培养其审美和思考能

力。这种教育不仅使克隆人拥有了与人类相似的文化素养,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他们对美好事物的认识与追求。其次,露西小姐等人通过言行发掘了克隆人内心的自我意识,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他们去揭示有关其身份与命运的真相。监管员虽然无法改变克隆人早已注定的命运,但为他们提供了相对较好的生存条件与教育条件,启发其思想,挖掘其人性,这正是社会环境与伦理蕴含的成长性的证明。

三、克隆人的反成长:从空间隔绝到暴力政治

反成长通过希望的破灭、人性的蜕变展现现实对欲望的打击与压制。^{[10]3}反成长表现在个体与社会两个层面——个体拒绝成长、拒绝步入社会或者在社会生活中妥协溃败;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会压抑或阻断个体成长。在谷点 A、B、C、D 中,凯西身在现实、心向往过——时间一个一个带走她的朋友,一点一点侵蚀她对未来的希望,一步一步将她推向死亡。她通过回忆与时间对抗,拒绝时间带给她的成长,她要沉溺在过往中,只有这样她才能一遍遍地感受黑暗来临前的快乐、纯粹与童真;但时间碾压了她的意志,使其被迫跪倒在宿命面前,似乎她所有对抗的努力和挣扎都如尘埃般被风吹走,她只能向命运低头。在谷点中,凯西心中对时间的反抗、对成长的拒绝、对悲痛的隐忍和对命运的无奈都是其反成长的表现。然而,谷点中的反成长不仅表现在个体心理层面,也表现在社会环境与伦理层面。凯西站在现实的高度,回望过去的黑尔舍姆,虽然处处不提黑尔舍姆对克隆人的残酷,但心中已经有了答案,她明白政治暴力是克隆人产生的原因,黑尔舍姆是束缚克隆人成长的牢笼,社会环境与社会伦理是压抑生命个体成长的幕后黑手。因此,谷点中的现实映射了凯西的反成长,现实中的凯西又暗含了社会环境与社会伦理造成的反成长。

(一)心理反成长:拒绝成长与隐忍认命

在谷点 A、B、C、D 中,凯西沉溺于回忆的泥沼,陷入过去的时空,这种回忆渗透于凯西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凯西早已离开黑尔舍姆,她仍会在路上竭力寻找黑尔舍姆的踪影;在开车的时候,她宁愿冒着出事故的生命危险,也会长时间地望着那栋神似黑尔舍姆的房子;即使黑尔舍姆已经不存在,露西与汤米相继离世,凯西仍未能从过去抽离出来,仍想借助回忆将其与露西和汤米联系起来。即使当年年底无法做护理员了,她首先想到的也是往事,那些值得仔细咀嚼的与汤米和露西三个人之间的往事。回忆的背后潜藏着凯西内心对世界和自我的深度困惑与不安,凯西的拒绝成长源于她对现实世界的忐忑和疑虑。黑尔舍姆这个看似平静的地方实则隐藏着许多秘密,让凯西开始质疑她所知道的一切,包括身份、朋友和生活。这种困惑和疑虑让她感到恐惧和不安,进而产生了一种拒绝对现实、拒绝成长的心理。凯西的拒绝成长也源于她对过往的依恋和怀念。凯西的童年记忆是她最珍贵的精神支柱,这些记忆让她感到安全、温暖,也让她对未知的将来感到恐惧。因此,过去代表着记忆中的美好,但也暗含了未来的黑暗,给凯西戴上了无形的枷锁,使其拒绝成长,沉溺于回忆的漩涡中以寻找精神的乌托邦。

但在社会环境与社会伦理的压力下,凯西不得不面对前方的黑暗,将自己的生命献祭给死亡。谷点 D 中的凯西仍然怀念黑尔舍姆,怀念曾经交心的朋友、曾经柔和的阳光、清凉的微风和简单与快乐,她想尽可能长时间地品味这些回忆,但她的生命已经被设定了期限,无论现在做什么,被预定的那天终将到来,她终将失去一切。面对死亡的宿命,她明白克隆人的生命就像一幅被命运之手肆意摧残的画作。这种悲怆的认识像无情的刀刃割破了她的心,她选择顺遂隐忍,像一片漂落在水面枯萎的花瓣,任水漂流。

(二)社会环境与伦理的反成长:空间隔绝与政治暴力

谷点 A、B、C、D 中的凯西即使已经成年,活动场所仍是单一的疗养院,她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地扣在疗养院中,病人、护理、死亡等字眼充斥她的生活,缠绕她的灵魂,使她丧失了成长的空间与自由。“时间与空间是衡量成长的重要标准”^[11],时间的延续性与空间的广延性对个体正向成长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莫失莫忘》中的克隆人处于被隔断状态中,即“属于从常态社会中隔离出来的一群人”^{[12]102-109},而被圈养的克隆人的背后潜藏着控制其生命的政治暴力,这种政治暴力使得权力与个体生命

的关系堕落为“根本参照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架机器所精心附属的齿轮,不是原始契约,而是永恒的强制,不是基本权利,而是无限渐进的矫训,不是公意,而是自动温顺”。^{[13]60}

凯西在成年后深刻意识到,少时的他们始终生活在封闭半封闭的环境中,毫无自主发展的权利与自由。黑尔舍姆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与教育文化两个方面均与外界脱节的地方。在凯西的回忆中,黑尔舍姆位于一片雾蒙蒙的田野之中,只有一条路通向黑尔舍姆,平时也少有人来,那片田野如同一个天然的屏障,使得在那儿学习与生活的学生与外界在空间上产生了距离,整个黑尔舍姆如同没有铁栏杆的牢笼。黑尔舍姆怪异的教育文化进一步加深了在这种文化浸染下的学生与外部世界的隔阂。克隆人没有姓名,只有代号,如凯西·H、汤米·D、彼得·N,说明在黑尔舍姆中克隆人的身份被模糊化,他们无法对自我形成基本的认识;另一方面,克隆人被监视、被监听、被检查、被要求学习各种课程,被要求画出完美的画……外界的意志强加于克隆人身上,剥夺其作为人应当享有的自由,给他们留下的唯一可选择项便是捐献器官等待死亡。克隆人的活动范围以农舍为主,那只看不见的眼,如老凯佛斯,在监视着克隆人的一举一动,践踏克隆人应当享有的隐私权。克隆人以器官捐献者或护理员的身份陷入各个疗养院的图囿之中,他们一直被圈在单一有限的空间中,看不到尽头和希望。克隆人的命运如同起伏的波浪,兜兜转转最终仍回到起点。

成长的主导思想是自由,自由需要辽阔的空间。^[11]在《莫失莫忘》所描述的环境中,辽阔的空间是不可企及的,黑尔舍姆、农舍与疗养院便是克隆人生活的牢笼,他们无权决定自己所见之事、所听之言与所见之人,他们不仅失去生命的自由,而且无法在真正的自然人类环境中进行系统的伦理生活学习,无法准确定位自己在以自然人居多的社会中的位置,便自然而然地变成了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所说的“不合时宜的他者”^{[14]70}。身份是一种社会定位和自我认同的基础,身份的明晰度指向社会认同度的高低,没有明确的身份定位很难有强力的社会认同,克隆人进而很难真正融入社会,只能被视为异类或怪物。在谷点A、B、C、D中,黑尔舍姆已经沉进历史的漩涡,凯西每一次的清醒都是对自己的伤害,因为谷点中的她对自己从何而来、因何而来以及自己遭受的身心双重伤害有更为真实刻骨的认知。她意识到自己只是权力游戏结束后的废弃物,是社会科学发展的试验品,她已经挖掘出掩埋于过去的有关克隆人的黑暗背景与恐怖现实,撕开世界的真相与扭曲的社会伦理——克隆人的生命受制于政治的伦理。

根据福柯的理论,政治对生命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惩戒规训”和“调节控制”,前者以肉体为核心,旨在生产驯服的标准化身体;后者以人口为对象,旨在提升集体生命质量。^{[15]137-140}在《莫失莫忘》中,政治权力对个体生命进行规训与控制,限制其成长空间、剥夺其成长自由、消磨其身份特征,以满足政客的政治利益与社会非理性的技术发展目标,使得克隆人生命的开始与终结“无论如何都不是自然的、直接的、原始的,或者彻底地处于政治权力之外的现象”^{[16]240},构成了虐杀生命个体自主性与发展性的政治暴力。故事中,只要政客认为支持克隆人技术对该政客自身有利,克隆人便会被生产出来用于器官捐献。而在政客的政治利益得到了满足、非理性的科学实验得到了尝试之后,克隆人作为人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却得不到保证,无法在社会中正常生活。在政治暴力的环境下,克隆人的存在意义被降低到物的层面。他们被创造出来,以满足特殊的需求和欲望,即在必要时提供医学需求。^{[7]293-294}在被物化与工具化的过程中,克隆人作为人的主体性、情感和尊严被忽视,纯粹成为“权力的直接对象和物质目标的装置过程”^{[17]161},这阻碍了他们的正常成长与发展。

四、成长叙事下的人类伦理反思

《莫失莫忘》整篇故事镶嵌于波形时间结构中,在时间顶点中,或者说在过去时间层中,石黑一雄通过凯西的回忆展现出克隆人在成长过程中并非只有无奈、沉沦与堕落,也有人生思考、爱情渴望与未来憧憬;在时间谷点中,或者说在现实时间层中,有关克隆人的真相炸碎了凯西等人对未来的憧憬,炸碎了他们将自己融入世界的努力,留给他们的只是“被世界抛弃与疏离的不可言说的痛苦”^[18]。时间的翻涌揭

示出克隆人生存本能与被驯服的身体与意识之间难以避免的冲突——他们接受人性化的教育,承受着非人道的欺骗;他们被培养出社会交往的能力,却没有融进社会的机会;他们具有人格与灵魂,最终却难逃赴死的命运。这种波形的非线性叙事具有强大的张力,彰显了善意与恶意、希望与绝望、成长与反成长的对抗,引起读者对后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与意义的反思,正如贝达姆所说:石黑一雄“借克隆人的成长故事质疑了我们的价值观和道德感以及那些我们自认为是理所应当的真理……其简洁的文风掩盖了小说复杂的内涵”^{[23]140}。

在时间的波浪中,故事撞出了真实世界的倒影。黑尔舍姆与农舍象征着现实生活中所有压迫个体与泯灭人性的环境,克隆人便是现实生活中无力改变自身命运、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个体的化身。世界如同一盘棋局,底层个体是棋子,高层个体是棋手——前者被降格为后者实现目的与揽获利益的工具,后者决定前者的前途与命运。这不禁引发读者思考自己是棋子还是棋手,以及人作为独立个体如何才能成为自己的棋手等问题。石黑一雄对时间维度的交错处理,在对叙事时间造成的迷茫与紧张中,展开了对人类伦理的反思和对生命伦理的追问,即在“惩戒规训”和“调节控制”泛滥的社会,个体如何成长?

(一)人与自我:自我的形成

对自我的认识包括对自我身份与自我意义的认识与理解,即“自我以‘我是什么’为前提,以‘我对于我有什么意义’为基础”^[19]。因此,自我的形成不仅要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识,也要塑造自主成长意识,感悟自己从何而来、向何而去。《莫失莫忘》中,凯西对其从何而来、存在的原因和生命的去向这些问题的认知水平在不断探索中也实现了从谷点到顶点的跃升。在幼年时期,凯西在黑尔舍姆中与汤米等人以儿童的眼光审视黑尔舍姆这个专为他们构造的世界,不停地揣测自己被要求作画的意义,怀疑艺廊是否真的存在;十六岁之后,凯西等人来到农舍中,开启了寻找原型之旅,开始真正探索自己从何而来;成年后,凯西等人对黑尔舍姆的存在、自身被创造的原因以及自己特殊的身份与功能有了更明晰的认识,虽然在宿命面前他们无能为力,但是他们挣扎着完成了对自己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的认识可见,即使仍然被扼制在“惩戒规训”和“调节控制”的命运中,他们也选择了自己不同的成长方向与方式,在命运的漩涡中努力追求自主成长。

在现实社会中,自我意识与自主成长是个体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立足的基础,是自我形成的重要支柱。人的意识是人之为人的依据,“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的“反思”^{[20]81},是自我形成的必要条件。而意识与反思更多指的是对“何为我”及“我为何”的思考,是对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我”的认识以及对不同于非我的“我”的肯定。自我成长是在树立自我意识的基础上,挣脱他人与外界附加的枷锁,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与方式,让被束缚、被规划不再是自己的宿命。但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生活中,个体往往淹没在繁忙与喧嚣的集体环境中。由于过度聚焦于物质生产和日常琐事的追求,个体的精神生态往往受到严重侵蚀。在这种环境下,个体普遍缺乏明确的自我存在感、价值感和归属感,内心世界变得模糊而空洞。这种现象导致了现代人的普遍麻木状态,使得大多数人每天以相似的表情穿梭于拥挤的人群中,重复着单调而乏味的生活模式。相似性成为了一种安全的避风港,人们通过模仿和遵循既定规则来获得内心的安宁和自我认同,但最终会坠入生命同质的深渊。因此个体只有形成自我意识,对自己的性格、气质等各方面有更清晰的认识,才能在类像与复制的社会中,承受住无所不在的异化和巨大压力,才能在物质与精神、外部与内部永远处于双重的抗争之中坚守住内心真善美的底线。

(二)人与社会:人的复归

人的复归即恢复人的尊严、价值和意义,使人与社会的关系正常化。在社会中,人若无法实现自身的复归,便很可能沦为被外物所支配的对象。在《莫失莫忘》中,凯西、露丝、汤米等克隆人无权决定自己的生与死,无权决定自己的生活轨迹,无权决定自己的社会定位,他们仅仅是为实现他人利益与社会发展目标而设置的棋子,是被异化了的存在。这种现象不仅仅存在于石黑一雄所著之书中,在现代社会中,人依旧会被物化与工具化,使其自我意志与自我意识逐渐模糊——人,原本是有着情感、思考和创造力的生

物,却被现代社会的经济体系所束缚,如同被编入程序的机器人,不断地劳动、消费、再生产。个体的心灵世界被忽视,情感需求被压抑,生活变得单调而乏味。而这种对个体自我意志与意识的扭曲不仅体现在工作上,更渗透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在社会的运行体制下,很多人不得不舍弃自己的所想与所爱,主动或被动地落脚于一份与其意志不同甚至相违背的职业,他们也许会得到名利与金钱,但是也会困在其意志与心灵“失落的一角”^[7]74。

针对如何使人在社会中实现自身复归这个问题,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然而,在现代社会,能够使人复归的唯一可行路径便是“通过自由和平等使社会人道化”^[22]508。自由和平等为构建一个更加人道、公正和包容的社会提供了基础。首先,自由是实现社会人道化的关键因素之一。自由意味着个体能够自主决策,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而不受不合理的限制和压迫,不会像《莫失莫忘》中的克隆人一般成为牵线木偶,任人摆布。通过保障个体的自由权利,能够创造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潜能和价值。然而,仅仅保障个体的自由是远远不够恢复人的自我意志与自我意识的。平等同样是实现社会人道化与实现人的复归的重要条件。平等是社会公正的基础,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享有相同的权利和机会,不受外界的歧视和排斥,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够在公平竞争中追求自己的梦想。通过自由和平等实现人的复归,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各个层面推动自由、平等和社会人道化的进步。只有这样,才能创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公正和有爱心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实现自己的价值和尊严,恢复个体自我意识,解放个体自我意志,最终实现人的复归。

五、结语

石黑一雄在《莫失莫忘》中采用波形叙事结构通过非线性的时间线和跳跃式的情节安排,有效地揭示了克隆人从无知到觉醒,再到自我追求的成长轨迹,也在呈现克隆人成长起伏的过程中,揭露克隆人的困境和无助,从而引发对人类伦理道德的深刻思考。这部小说抛弃了常规的线性时间序列,转而采用现在与过去交替并行的波形叙事时间结构,使人物在回忆与现实中来回穿梭,在情感的跌宕起伏中推动情节的展开。克隆人生活在“惩戒规训”和“调节控制”泛滥的社会,虽然有从自我意识到思想启蒙的成长,但逃避不了从空间隔绝到暴力政治带来的生命权利的反成长。顶点与谷点不仅是时间的标志,而且象征着人物的成长与反成长。时间结构与成长叙事融为一体,把过去与现在连接起来,把梦想与现实交错呈现,实现了人与物从“现实”之此岸到“过去”之彼岸与从“过去”之彼岸到“现实”之此岸的跨越。

在空间隔绝和暴力政治的环境下,个人无法享有正常成长的空间。波形时间建构的非线性叙事具有强大的张力,彰显了善意与恶意、希望与绝望、成长与反成长的对抗,引起读者对后现代社会中人的存在与意义的反思。石黑一雄采用非线性的叙述方式,形成波形时间结构,突破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限制,不仅使小说叙事更为灵活多变,故事情节更加紧凑,而且使故事的叙述者在回忆与现实之间来回跳跃,在回忆与现实不断接近的过程中揭示生命存在的真相,而这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后现代人类生存的反思,暗示生命的关怀,引发读者思考如何处理社会中人与自我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激发人的自我成长,呼唤人在社会中的复归。

参考文献:

- [1] 胡作友,朱晗.莫失莫忘:曹雪芹和石黑一雄对回忆的审美观照[J].外语研究,2020(5):96-101.
- [2] PETRY M. Narratives of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M]. Frankfurt: Peter Lang, 1999.
- [3] NAKAMURA A. On the uses of nostalgia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J].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021(1): 62-76.
- [4] 任冰.石黑一雄《莫失莫忘》成长主题的时空释读[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53-58.
- [5] HARTFORD A C. *Never Let Me Go: A lesson in humanity*[J]. Practical radiation oncology, 2022(3): 187-188.
- [6] 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 [7] 石黑一雄. 莫失莫忘[M]. 张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 [8] 沈安妮. 石黑一雄小说中的抉择之难——就石黑一雄获奖对话唐纳德·斯通教授[J]. 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8(1):12-19.
- [9] 任冰. 石黑一雄《莫失莫忘》成长主题的时空释读[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53-58.
- [10] KOCIATKIEWICZ J. Towards the antibildungsroman: Saul Bellow and the problem of the genre[M]. Frankfurt: Peter Lang,2008.
- [11] 沈宏芬. 巴赫金成长理论:被忽略的诗学[J]. 中国文学研究,2014(4):9-13.
- [12] 张和龙,钱瑜. 权力压迫与“叙事”的反抗——《别让我走》的生命政治学解读[J]. 当代外国文学,2018(4):102-109.
- [13] FOUCAULT M. Surveiller et punir[M]. Paris: Gallimard,1975.
- [14] HARAWAY D. The promises of monsters: A regenerative politics for inappropriate/d others [C]//WOLMARK J. Cybersexualities: A reader in feminist theory, cyborgs and cyberspa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9.
- [15] FOUCAULT M.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I: An introduction[M]. New York: Random House,1978.
- [16] FOUCAULT M.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1975-1976[M]. New York: Picador,2003.
- [17] 支运波. 生命主体化及其乌托邦:论《别让我走》的生命政治[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160-168.
- [18] 周艳. 人性化教育还是克隆人养殖——《别让我走》中海尔森教育体制失败原因解析[J].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142-147.
- [19] 陈新汉. 自我评价活动和自我意识的自觉[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5):85-91.
- [20] HEGEL G W F. The logic of Hegel[M]. 俞东明导读,杨帆,俞东明注释.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23.
-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22] BEEDHAM M. The novels of Kazuo Ishiguro: A reader's guide to essential criticism[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10.

Growth Narrative and Ethical Reflections in *Never Let Me Go*

HU Zuoyou, LU Yifan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fei 230601, China)

Abstract: In *Never Let Me Go*, Kazuo Ishiguro abandons the conventional linear time pattern and instead adopts a wavelike temporal structure that alternates between the present and the past, allowing the characters to shuttle back and forth between memories and reality, and driving the plot through emotional ups and downs. Clones live in a society fraught with punishment and stringent regulations. Despite their evolution from self-awareness to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they cannot evade the suppression of their right to life stemming from spatial isolation and oppressive politics.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emporal structure and narrative initiation in the novel seamlessly bridges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mingling dreams with reality. This facilitates the transition of characters and events from the shore of “reality” to the shore of “past” and vice versa. The non-linear narrative crafted by wavelike time progression highlight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goodwill and malice, hope and despair, growth and stagnation, prompting readers to reflect on the existence and meaning of human beings in the postmodern society.

Key words: wavelike time structure; growth narrative; Ishiguro Kazuo; *Never Let Me Go*; ethical reflection

(责任编辑:傅游)